

Heartland

马背上的女孩 ③



赫特兰德马场的重生

[英] 罗兰·布鲁克 著

李娟 译

马背上的女孩 ③

赫特兰德马场的重生

 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赫特兰德马场的重生 / (英) 布鲁克著; 李娟译. —天津: 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12. 4

(马背上的女孩)

ISBN 978-7-5309-6711-9

I. ①赫… II. ①布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49943号

Breaking Free by Lauren Brooke

Text copyright © Working Partners © 2000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orking Partners LTD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02-2012-51

赫特兰德马场的重生

出版人 胡振泰

作者 [英] 罗兰·布鲁克

译者 李娟

监制 李娟 陈禹舟 苗洪

责任编辑 强华

特约编辑 李娟

版式设计 蒿薇薇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
<http://www.tjeph.co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规 格 32开 (750×1120毫米)
字 数 100千字
印 张 6.5
书 号 ISBN 978-7-5309-6711-9
定 价 19.8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

[英] 罗兰·布鲁克 著
李娟 译

特别感谢琳达·查普曼！

感谢满迪·罗伯茨，他是
第一个写“联合”技术的人，
正是他的作品，才让这个世界
变得更适合马生存！

感谢皮帕·勒凯纳——是
他将赫特兰德马场变成了一个
非常特殊的地方，谨此向你致
以深深的谢意和爱意！

人物介绍

- 艾米·弗莱明 本书的主人公，一个十五岁的少女。
- 卢·弗莱明 艾米的姐姐。
- 玛丽恩·弗莱明 艾米和卢的妈妈，赫特兰德马场的主人。
- 杰克·巴特利特 艾米和卢的外公。
- 泰·鲍德温 赫特兰德马场十七岁的小伙计。
- 玛尔尼·戈登 卢的朋友。
- 丽莎·斯蒂尔曼 大型阿拉伯种马场菲尔德的主人。
- 本·斯蒂尔曼 丽莎·斯蒂尔曼的侄子，后来成为赫特兰德马场的伙计。
- 苏拉娅·马丁 艾米关系最好的闺蜜。
- 马特·特里温 艾米的男同学。
- 斯科特·特里温 当地的一名兽医，马特的哥哥。
- 卡尔·安德森 卢在纽约的男朋友。
- 尼克·哈利维尔 著名的骑马越障明星选手。
- 艾什莉·格兰特 艾米的同学，一个有天赋的骑手。
- 泰德·格兰特 艾什莉·格兰特的爸爸，绿石南马场的主人。
- 瓦尔·格兰特 艾什莉·格兰特的妈妈，绿石南马场的主人。

马匹介绍

珀加索斯 艾米爸爸以前的参赛马。

诺言 帕洛米诺马，属于丽莎·斯蒂尔曼，具有优良的血统和温和的性情，十分珍贵。

茉莉 一匹俊俏的黑马驹，性格极好，人见人爱。

萨加富 设得兰群岛小马驹。

燕子 一匹阉割过的枣红色公马。

查理 赫特兰德马场的代养马。

耳语 赫特兰德马场的代养马。

前情提要

《斯巴达的幸福》是《马背上的女孩》的第二本，承接第一本《再见了，妈妈》的故事，从艾米的梦魇开始——

那次暴风雨中的车祸，不仅让艾米失去了妈妈，更带给她无尽的自责与哀伤。基于此，整部小说里弥漫着令人动容的伤感气息，抑制不住的悲伤汹涌而来。生命中最爱的人走了，该如何抚平伤痛？然而一切仍在继续，赫特兰德马场依然要照顾被送来的马匹，其中包括目睹整场车祸的，那匹名叫斯巴达的马。也正是因为那场车祸，斯巴达对艾米有着莫名的恐惧与憎恨……终于，在又一场暴风雨中，艾米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一刻，她治好了斯巴达，并从自责中解脱出来。而当艾米骑着斯巴达，在他们出事的那条林荫隧道中跨越障碍、战胜内心恐惧的时候，他们终于战胜了可怕的回忆，不再被沉重的愧疚与恐惧束缚。至此，故事终于恢复了一贯的温情，爱终将战胜一切。

第一章

“妈妈不会回来了，珀加索斯，”艾米对这匹老灰马轻声地说，“她永远不会回来了。”

艾米知道这些话对它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但她觉得不得不试着向它解释。

那起不幸事故发生后的几周里，珀加索斯一直在寻找玛丽恩·弗莱明的身影，满心期待地站在自己的马厩门前，凝视着车道，一望就是几个小时，直到夜幕降临。

在过去的几天里，艾米注意到母亲的爱马珀加索斯有点儿不对劲，无精打采，不爱出声。它不再从半截门上往

外张望，而是喜欢站在马厩后面，低着头，双眼呆滞，就好像它已经失去了任何希望，放弃了寻找妈妈。艾米受不了它这副样子。她弯下腰，把脸凑到它的脸上。

珀加索斯静静地喷着鼻息，把那颗大脑袋枕靠在她的胸前。艾米闭上了双眼。尽管悲伤笼罩着它，但它巨大的身躯还是充满了整个马厩，让艾米像往常一样感到既安全又清静。它的身影曾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体育场，让它和她的父亲成为有史以来最负盛名的障碍赛搭档。

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：那时的艾米还住在英格兰，父亲还和她们一起生活；那时候还没有赫特兰德马场这个地方。艾米轻轻摇了摇头。现在，那是另一个人的生活了。

她正在胡思乱想，突然隐约传来开门的声音。她在珀加索斯暗灰色的鼻子上亲了亲，便走到马厩的半截门前。她看到金发碧眼、婀娜多姿的姐姐卢，正从风吹日晒的农舍里走出来。外公提着一个箱子跟在她的身后。

艾米打开了马厩门。“您要走了吗，外公？”她喊道。

杰克·巴特利特在车边停下来，点了点头。“是的，宝贝儿。只有现在出发，才有可能在白天赶到那里。”

艾米匆匆赶到车边。“向格伦和西尔维亚转达我的问候。”她紧紧搂住外公的脖子，贪婪地吸着他身上旧皮衣和香皂的熟悉气味。

“到了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。”卢说着在外公的脸上啄了一下。

杰克·巴特利特的视线在姐妹二人的身上来回巡视，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担忧地皱了起来。“你们俩确定能搞定？最近发生了许多事，我不确定这个时候该不该离开。”

“我们能行。”卢说着，碧蓝的眼睛望向艾米，“是不是？”

“当然了，”艾米回答道，“您不能不去，外公。您知道格伦和西尔维亚有多想见到您。”

杰克·巴特利特没有否认。他每年秋天都会去和他的弟弟格伦和弟媳西尔维亚住几周。艾米小时候每年也会去他们在田纳西的农场。

外公看起来还是放心不下。“你们确定我走后能应付得了额外的工作量？”他问道，“我们目前已经忙得团团转了。”

“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点，外公。”卢实事求是地说，“您知道我的朋友玛尔尼下周会来。她能帮得上忙，泰也主动提出额外多做几个小时。”

“我们能付得起工钱吗？”杰克·巴特利特问。艾米看到外公在考虑支付泰的额外工资时，眼角的皱纹更深了，泰是赫特兰德马场的马厩伙计。

“我们会想出办法的，”卢说，趁他想再次开口前坚定地打断了他。“听我说，您只管去。”她迅速地拥抱了他，并帮他打开车门。

“谁看见了都会以为你迫不及待地想要赶我走呢。”外公开玩笑地说，并把手提箱扔进汽车的后备箱

里，上了车。

“会顺利的，”艾米咧嘴一笑，“我们计划等您走后举行狂欢派对，是不是这样，卢？”

外公也冲她咧嘴笑。“听起来很有趣的样子。也许我真该留下来。”他看到卢的表情。“好吧，好吧。我走我走！”

他发动了引擎，艾米和卢往后退，车沿着蜿蜒的车道开走时，他不停地挥手。

“好吧，”卢看着小汽车消失在一团灰尘中，对艾米说，“我想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。”

从房子里传来电话铃声。卢的眼睛亮了，“也许是新顾客！我去接。”她说着匆匆往屋子里走去。

艾米环视着院子。左边是前排六间马厩。白色油漆从门上纷纷脱落，门框上的木头许多年来已经饱受各种寄居动物的啃噬。一捆捆干草和麦秸卡在水槽里，散落在马厩门外。艾米叹了口气，院子需要打扫，后排马厩更是凌乱不堪。

她的视线越过车道朝原野望去。各种颜色、大小不一的马儿在九月的阳光下平静地吃草。看到这一幕艾米特别高兴。她知道如果不是赫特兰德马场，它们中的大部分早就被处死了。看见它们全都这么健康和满足，她感到艰苦工作和加班加点都是值得的。

在赫特兰德马场现有的十六匹马中，有十二匹是从虐待和忽视中被拯救出来的，它们的心灵创伤已经愈合，能够给它们重新安家了。还有三匹是代养马，它们被送到赫特兰德马场，治疗它们的行为问题。

然后就是珀加索斯。在发生障碍赛比赛事故前，它一直是爸爸的坐骑，那次事故致使艾米的父亲抛弃了妻子和家庭。从此以后，珀加索斯就将自己的心交给了艾米的母亲。艾米的眼神落在最后一间马厩空荡荡的门口。可怜的珀加索斯！没有了妈妈，它显得那么失落。

后门开了，卢走了出来。

“是要代养马的顾客吗？”艾米问道，但她从姐姐的脸色看出了答案。

“不，是有人打错了，”卢叹了口气，她的眼睛扫过院子。“我们得尽快把那三间马厩填满，你知道的，艾米，代养马是我们稳定的收入来源。”

艾米点了点头。将马送到赫特兰德马场来的顾客支付的费用，可以用来开展营救工作。

“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咨询电话突然断了，”卢皱着眉头继续说道，“在尼克·哈利维尔帮我们推荐后，我们接到过不少电话。但现在一个都没有。”

“我会给他打电话问问他知不知道有谁的马需要帮助。”艾米建议道。尼克·哈利维尔是位著名的障碍赛选手。两个月前，艾米治愈了他的一匹有拖车恐惧症的小马驹，那匹马颇具天分，自此以后，他就一直向他认识的人推荐赫特兰德马场。

“这值得一试。”卢说。

但当艾米打通尼克·哈利维尔的养马场的电话时，才知道他出国参赛去了。“还要三个星期才会回来。”他的私人助理说。

艾米叹了口气，放下了电话。“运气真背。”她说着转身面对正坐在餐桌边的卢。

“这太奇怪了，”卢紧锁眉头，“我们整整一周都没有接到一个咨询电话。”

这是有点儿奇怪，艾米暗自承认。整整一周没有电话是很少见的。一阵不安从她的心头掠过。她努力安慰自己，“情况会好起来的。”她说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乐观点儿。

“希望如此，”卢回答道，“如果生意不尽快好起来，我们就会有麻烦了。”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。“好吧，我想我们应该去整理妈妈的房间了。”

一口气卡在了艾米的喉咙里。妈妈的房间。这几个字在她的头脑中回响。自从妈妈死去的那天晚上，她的卧室就一直原封未动，但现在卢的朋友玛尔尼·戈登要过来住几个星期，她们需要腾出地方。卢决定是时候收拾下了。

“不会花太长时间的，”艾米跟着她上楼时，卢说，“我想我们可以将东西分成两堆：该留下的和该丢掉